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偈經　無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蓋阿耨達龍王者晉名無焚佛在世時受菊菩薩也有神猛之德據于崐崘之墟斯龍所居宮館寶殿五河之源則典攬焉有八味水池華殖七色服此水者即識宿命於時龍王請佛世尊及五百上首弟子進饍畢訖坐蓮華上追講本起所造罪福皆由纖微轉受報應弥劫歷紀莫能自濟僥值正覺乃得度世各自撰歌而達頌曰

大迦葉品第一　十九偈

佛人中上為法御　斷除結獄遊舍衛
諸根為寂德巍巍　如来自告其比丘
有諸鬼神所娛樂　種種衆華無央數
四瀆踊出向四方　彼諸流河歸江海
私頭鄰提伯師子　人不能至神足到
飛行疾矣乃越耳　疾共詣彼測流池
比丘曰善唯從命　大通安住上弟子
聞尊教勑乘神足　辟如鷹王導衆鷹
行詣進遊于江河　悅觀輩類相娛樂
佛天中天亦如是　與弟子俱而飛騰

佛至告諸弟子曰　寧識前世所更歷
為我各說誰行步　而獲其福不可量
彼迦葉仁佛弟子　辟如師子歷深山
設有所歷無敢當　則說前世所作行
採取于野鷲麦耳　少所施與辟支佛
解脫心樂無有漏　奉于空行意寂漠
彼時心念有此願　尋即思惟於上法
與如是人俱合會　於此終生欝單曰
用彼因緣福所致　更歷千反欝單曰
然後生子勝命天　於中寀特無有雙
吾用彼福所造德　亦復千反生忉利
著種種華香寶英　身微妙好而自在
既於天上壽終已　便復則生欝單曰
用彼前世願所致　以作是福因緣故
生于富家梵志種　財產衆業無央數
在五樂中而不貪　其於是佛無等倫
大哀所可講說法　諸力一心定衆根
七覺之意八道行　以為獲致於此法
便盡諸漏手執燈　與此衆等寀後俱
合會行正直離邪　佛者如来所說善
奉禁戒人所志得　如其意念所欲求
寀後我身以具滿　為盡生死拔根株
我皆絕除諸愛結　則為是佛法王子

第一止足常思道　心空清淨無所著
其志堅固無能轉　譬如大山不可動
如是迦葉尊　在諸比丘僧　阿耨達大池
自說本福緣

舍利弗品第二　十偈

吾為仙閑居　於彼見沙門　辟支佛之尊
身著絳衣被　覩之心歡喜　為之浣衣服
復為縫袈裟　數數為作札　彼則愍念我
便飛虛空中　上下出水火　須臾忽不見
我即時叉手　自心作是願　令我得如是
聰明大智慧　莫令生豪家　亦勿生賤種
常生于中家　志多作沙門　用是功德故
吾以五百世　常獲致人身　世世作沙門
於是家後世　復逮得人種　以值見正覺
導師無有上　則辦為沙門　於釋師子所
成就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今世尊目前
於比丘僧衆　論我智慧上　轉于正法輪
舍利弗智慧　於比丘衆前　阿耨達大池
自說本宿行

摩訶目揵連品第三　十八偈

吾為仙閑居　處于林樹間　於彼有人來
求我作沙門　吾除其鬚髮　為浣其衣服
縫之而染之　心中自歡喜　彼退在一面

而結跏趺坐　則得辟支佛　便飛于虛空
我時即興願　令身得神足　使吾得如是
大力大神足　用是福德故　在在所生處
天上及人中　照耀所造福　於時家後世
以逮得人身　如值見正覺　導師無有上
以為作沙門　於釋師子所　則成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所作善甚少　得安隱無量
我復作不善　今說且聽之　東出羅閱祇
生為尊者子　出舍外遊戲　人家求飲食
即見其父母　二人共相娛　見之即撾我
罵詈而逐我　但以正命取　其身不施行
墮于黑繩獄　受苦不可計　其彼餘殃故
於是家後世　諸外異道覺　撾碎身如筆
吾當以是疾　壽終而滅度　彼所作餘殃
尒乃滅盡耳　是故當悅心　至孝事父母
用歡悅心故　人得勝天上　如是拘律尊
在于比丘衆　阿耨達大池　自說本因緣
輪提陁品第四　淨除　十七偈

我昔往詣寺　見地不淨處　即取其掃帚
便掃彼寺舍　竟覩寺清淨　心中甚忻踊
令我無垢塵　如此寺舍淨　用是功德故
在在所生處　面色和悅姝　端正難可比
其餘之福祚　於是家後世　父母則名吾

号曰為淨除　我於親族中　生時亦清淨
一切所愛敬　見者無猒極　值得見正覺
導師而無上　已成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我之所志願　使吾無垢塵　今無垢羅漢
無漏所作辦　假令掃除是　普天下使淨
不如為離欲　除掃所經行　假掃除天下
道人經行處　不如四方僧　掃除一步地
設復掃除是　滿天下精舍　不如於佛寺
掃除一步地　我身所造福　以是知老特
當掃除佛寺　其心懷欣踊　以此曉知之
等覺道德高　當供事佛寺　獲其祚甚大
唯君吾識念　昔曾所作善　以致彼果實
可意安隱樂　是故為佛寺　好淨心供事
唯仁此第一　福田無有上　於是能供事
得安而無量　皆為破壞除　一切婬怒癡
不輕空心悅　得福薄少乎　向如來正覺
及諸佛弟子　如是輪提陁　在諸比丘前
阿耨達大池　自說本所因
須曼品第五　善念　十四偈

昔者出遊觀　時與親友俱　頭上戴傳飯
耳著須曼花　惟衛神通佛　於彼立大寺
遥見衆庶人　共住而奉事　親友俱發家
各共賣好華　光悉以清淨心　供散彼佛寺

我時見廣施 亦復初發意 便取林中華
以用上佛寺 所生不墮餘 昇天下為人
因是德本故 所作善照見 彼值等正覺
无上之導師 果證阿羅漢 清涼得滅度
唯施一華耳 更得百千歲 天上自娛樂
餘福得泥洹 假令我素知 佛功德無量
便即起塔寺 其福無有極 未必心歡喜
其福猶為少 如來等正覺 及諸佛弟子
唯我憶念此 身所作功德 今已得寶報
可意快安隱 緣是所作行 終始斷不生
無漏無所著 清涼得滅度 五道為已盡
不復更胞胎 是為最後世 然則不復起
解脫生死本 已度所有海 今我以是緣
得号曰須曼 時長者須曼 會在衆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輪論品第六 明聽 十偈
惟衛佛世時 脣頭摩國土 本為四方僧
興立一房室 加以牀卧具 皆用持布施
既與心歡喜 應時發是願 我見等正覺
今得作沙門 建無上無為 清涼正滅度
是因 功德本 九十一劫安 既得自然見
在天上世間 其餘功德福 於今最後世
生敖長者家 憍貴無兄弟 生為父所敬

即聞垂言教 吾以子施與 寶藏億種種
足底生異毛 自然長四寸 身體柔軟好
種安得無害 過去九十劫 其餘復如一
我身不識念 舉足蹈地時 於今最後世
已還得人身 成就無所著 清涼為滅度
佛普見說我 精進尊第一 解脫盡無漏
已得不動句 如是拘梨種 在衆僧中央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功德
凡者品第七 取善 八偈
我不了福德 本亦不識義 見惟衛佛寺
供養而奉侍 金寺紫磨色 幢繖以香華
見偕養塔寺 而得生善處 常在天人間
所作得照見 過九十一劫 未曾歸惡道
作少功德已 獲安甚衆多 已得無所著
滅度清且涼 假使我本知 佛功德如是
常當供塔寺 所得福踰此 是故用知明
正覺德弘泰 當供養塔寺 其福無終極
佛普見說我 經樂為第一 多聞若干種
辯才德至真 時長者凡者 曾在衆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賓頭盧品第八 七問門 十一偈
我本經父母 生為子中尊 謹敬事其父
亦孝養於母 二親及妹弟 奴客僮僕使

吾為父母說 飲食以時節 時起貪嫉意
不當食父母 瞋恚謗於語 能得飯食財
緣是所作罪 墮太山地獄 燒炙黑繩中
更苦不可計 從地獄中出 世世所生處
常患大餓渴 勤苦而飢死 於今最後世
已還得人身 值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於釋師子所 已得作寂志 成為無著道
清涼而滅度 唯仁我於是 神足能飛行
還入坎窞中 今乃得食耳 是故當歡喜
供事於父母 一心稽首礼 保祚無有量
唯仁我識念 削所作惡行 皆受所種實
罪福不可離 賓頭盧閑門 時會在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貨竭品第九 善來 二十一偈
曾為尊者子 在般頭摩國 族姓多財寶
眷屬所圍繞 周匝在王邊 快樂無有極
端正見者喜 顏色難為比 時我嚴駕出
諸衆導前後 欲行邊遊觀 并從衆采女
於彼遊觀時 見相寂沙門 奉行安定義
身服赤絳衣 時我見沙門 興發起惡意
憎惡其形像 瞋恚不歡喜 為何下鬚髮
顏姿黑醜陋 癰疽疥身體 羸疲身意俱
用是所造罪 口說惡語故 於彼壽終後

便墮地獄中　從獄得脫出　容色黑醜惡
癰疽疥身體　羸疲身意俱　捉瓦器乞匄
著棄死人衣　衣弊服蚤穢　所住無安處
所欲往至詣　乞欲係餬口　執杖見驅叱
為人所嫉辱　如是五百世　在在所生處
窮困常飢餒　勤苦而餓死　時見等正覺
比丘僧圍繞　與大衆會俱　講說甘露句
這見大衆會　即疾奔走趣　意欲於彼中
希望飲食具　到見大衆會　皆坐欲聽法
不獲副本願　未有餘施者　時彼大慈哀
如來告之言　仁者善來此　便來坐此座
我應時喜踊　明一心叉手　稽首世尊足
却在一面坐　於是尊大哀　瞿曇極慈悲
次第分別說　為我講四諦　能仁除疑疑
因是見道跡　佛令作寂志　於彼得神通
用是故号字　名曰為荼竭　緣此佛說我
正受為第一　佛勇猛大尊　世雄為最勝
神通無極哀　度脫我衆苦　善來尊如是
在於衆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難陁品第十　欣樂　十二偈

王舍國城東　曾為富尊者　時世穀飢貴
有道士遊彼　時我坐獨食　有好道人來
壞破緣一覺　自在得無漏　興起貪嫉意

其心志于惡　念此比丘來　焉得同大歲
於是念飲食　雜糅以馬通　道人食之已
應時即命過　我身壽終已　墮地獄甚久
合會及叫喚　世世見脯煑　從地獄得出
便逮得人身　身常多疾病　懊惱而命盡
如是五百世　在在所生處　抱病常窮厄
懊惱乃命過　於是寂後世　已得生人中
還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出家為沙門
受釋師子法　已得羅漢道　清涼取滅度
吾於是仁者　神足無有漏　身體多疾病
所在不安隱　於是悉識念　我本所作行
皆獲其果實　罪福不可離　如是難陁尊
在比丘衆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夜耶品第十一　名聞　二十六偈

昔有一道人　入聚落乞匄　見死亡女人
青膖甚臭惡　結跏趺而坐　觀視無常變
省察敗不淨　一志學定心　便於彼坐上
有微細音響　聞聲用恐怖　則從一心起
見死腹潰壞　惡露而不淨　衆孔自流出
臭處難可當　腸胃五臟見　心肝皆散絕
若干無數虫　觀已還靜心　察于外死身
內省自已軀　彼尒我如是　計本皆虛無
自從三昧起　修行不懈怠　亦不出分衛

亦不思飲食　設我入聚落　而行求飲食
雖見端正色　當作露處觀　瞻彼諸形色
如死人無異　察衆壞敗本　一切無所樂
我思行如是　而得離愛欲　奉遵四梵行
深惟不輕戲　於彼壽終後　便得昇梵天
於梵壽命盡　下生波羅奈　為勢貴長者
生其家作子　為衆所見敬　正受度無極
晝日常修行　於夜不睡眠　見女人衆多
等觀如腐積　枕鼓卧眠者　執箜篌伎人
伎樂器散地　夢想為寶語　於彼退思念
宿本功德行　想識不淨處　前世所更歷
這觀觀此已　志求無欲意　我時逼迫是
仁者我捨去　即從牀上起　下殿避之逝
諸天愍念我　其門自然開　時出于國城
往詣流水側　遥視見彼岸　見沙門寂根
又見大寂志　舉聲而大叫　告之我窮厄
神通我捨欲　世尊深軟音　用我辛苦言
童子來莫懼　於此無窮厄　心捨衆苦惱
轉度於彼岸　往詣大衆所　世尊無比人
絕妙無等倫　譬如飢渴者　倒解識其誼
即解識其誼　於彼見道諦　從佛求捨家
俱譚大慈哀　聽我作沙門　應時一夜中
天時將向曉　一切諸漏盡　清涼得滅度

是我前世時所更作善行是我最後世
逮得甘露跡如是賢夜耶尊者子神通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尸利羅品第十二　二十偈

昔波羅奈城迦葉佛泥洹機惟王起塔
七寶造甚大尒時王所作有最大太子
我時為佛尊第一建剎柱以是功德故
世世所生處在天上人間其福自然見
在在所生處於國甚殷富財數不可計
常喜大布施我於五百世惠施無所惜
給贍衆庶人寂志及梵志緣一覺之行
離愛欲無漏清淨歡喜心供養五百衆
由是功德故在此最後世生勢貴釋種
應時口說言家中寧有寶錢財及於物
我當以施與救足諸貧窮我與無猒惓
救濟衆下劣孚善見荅報豈能有所惠
家中聞吾言愁憂用惶懼馳散赴八方
乳母悉避去母以恩愛故便即告我言
為天人鬼神何以言大疾我時即啓曰
我是人非鬼追識宿命施好欲見惠人
時母聞其言踊躍無所畏然許勸助之
恣意所布施家中眷屬多母勑供養我
為衆所敬愛見者莫不喜我尒時這生

其家即興熾緣是諸寂志名我尸利羅
於彼便布施給足諸貧陋得值等正覺
便捨家為道初生家興熾墮地能語言
是故号尸利其名自然流出家無所貪
亦不用恐懼緣信出家學神通一切具
為國主所欽大臣衆人民多獲衣食供
牀卧諸所安如是尸利羅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薄拘盧品第十三　夏姓　十二偈

我昔曾賣藥於膝曇摩國在惟衛佛世
敬諸比丘僧時有病瘦者行藥療其疾
供給諸根藥以惠諸比丘一歲諸衆僧
令無所乏少時施諸沙門與一呵梨勒
於九十一劫未曾歸惡道在天上人間
其福自然見所作德少耳受福不可量
施一呵梨勒長久生善處其餘所有福
今逮得人身值見平等覺導師無有上
未曾自識念郡縣受施處唯仁我二夜
證通三達智常衣麁惡服五納之震越
棄家行學道願樂在閑居其年百六十
於此無垢濁未曾有疾病所生處常安
佛普見說法少欲無睡眠觀布施藥者
其福廣如是今我悉識念本殖少功德

悉獲其果實可意而安隱時賢薄拘盧
在衆比丘僧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摩呵酤品第十四　大長　十二偈

昔作聿皮師本生亦安隱時國大穀貴
柔皮以為聿時得好殼皮煮熟令大美
時有沙門來乞匄欲求食見之即歡喜
則分用布施其寂志食已尋飛在虛空
見道人踊躍應時叉手向恭敬普所在
所遊輙追隨欣喜廣大心便自發願言
令我逮如是常與尊者俱如此道人法
所逮得法身令我身如是疾成正願義
所施無形色其氣亦穢惡無香亦無味
我所施如是所作德少耳獲福安無極
在天上人間其福自然見於是最後世
逮得于人身值見等正覺導師無有上
我本所求願見世尊上人於是悉如意
清涼得滅度於是悉識知本所作功德
悉獲其果實可意歡喜受如是彼大尊
名酤羅大通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優為迦葉品第十五　九偈

導師有二人同類悉兄弟見迦葉佛塔
唐突崩壞落合集衆賈人更補治起塔
時兄弟二人俱扶豎剎柱緣是功德本

生天上甚久　来還生人間　在於勢族種
未見等正覺　捨家學異道　在泥蓮水邊
久習編駁志　世尊無等倫　愍念衆我等
在於恒水側　感動見變化　我等見變化
從佛求下駁　大尊念愍傷　聽我等出家
供養佛塔寺　前稽首作礼　用是衆庶等
清涼而滅度　優為迦葉尊　及江河迦葉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迦耶品第十六　捉取　十五偈

昔為賣香者　既獲香賣之　有一童女人
来到香肆上　容貌端正好　見彼趣我所
適捉與調戲　欲意察著之　身亦不犯觸
亦不與合會　唯但執其辟　為燒他女人
用是過惡故　壽終墮地獄　来還得人身
右辟自然枯　如是五百世　所生處皆然
右辟常枯槁　苦痛甚不便　仁者識念是
作罪薄少耳　獲殃甚衆多　善惡不可離
值見等正覺　捨家為沙門　已得阿羅漢
清涼入滅度　仁者吾於是　有神足自在
於今一右辟　不如左辟便　假使有男子
喜犯他人者　壽終墮地獄　苦痛甚酷毒
不當外犯色　如捐棄盛火　智者覺了人
已每知止足　設見他婦女　當作不淨觀

我更涅槃中　受苦不可計　我犯是罪時
自謂不足言　悉獲是果實　罪福不可離
值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已得無所著
清涼得滅度　是為最後生　逮得甘露句
已解一切苦　清涼得滅度　迦耶尊如是
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樹提衢品第十七　三十偈

惟衛佛世尊　膝頭摩國城　時有富長者
名阿能乾鄰　時佛之眷屬　六十二百千
請惟衛佛尊　及衆供三月　我主膝頭摩
我供人中尊　飯食日殊異　供養佛弟子
飯食佛如是　在膝頭摩國　彼時最後施
膝頭王欲興　供養好飯食　衣被及牀卧
作微妙祠壇　是王之所起　奉上諸所安
牀座衆百千　於一一比丘　惠施令可意
彼國王最後　所供養如是　奉事無極雄
神通尊導師　我時見彼供　牀卧諸所安
衣被飲食施　牀座悉具足　時諸天中尊
帝釋来詣我　彼天帝謂我　我當為汝伴
即時化祠壇　可意嚴如天　施設天上座
供以天飲食　彼時佛世尊　惟衛無等人
請供滿一月　尊人及弟子　我以天飲食
供養於導師　奉以天衣被　大人并弟子

用是功德故　受恩不可量　從九十一劫
未曾歸惡道　所作福照見　天上及世間
我奉侍大聖　惟衛無極尊　於今最後世
生羅閱祇城　薩沙之王宮　富家無量寶
為薩沙國王　一切所愛敬　衆人見供奉
諸臣及人民　我在天伎樂　於是世自恣
生世得人身　天伎樂自娛　於是佛大智
導師無有上　来詣羅閱祇　導師加愍傷
我聞大智慧　佛詣王舍城　心歡喜踊躍
往詣仁世尊　遥見世光燄　光明出普照
即從車乘下　步行往詣佛　欣然我前行
稽首最勝足　礼如来畢竟　却在一面坐
我久思正雄　今乃見大人　導師人中明
降伏魔羅網　世尊無有上　應時愍傷我
解說四諦事　如應為講本　彼日無極哀
世尊說如是　大通欲出家　願得受大戒
即時大智慧　佛者無等倫　說言比丘来
具足成沙門　以是無放逸　堅精進定意
遭遇甘露處　無為興無動　逮見等正覺
導師無有上　以成阿羅漢　清涼而滅度
唯仁我追念　身本所作悪　悉受是果實
可意樂安隱　廣行有周旋　離生老病死
脫於一切惱　愁憂及啼哭　如是樹提尊

在比丘僧中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賴吒惒羅品第十八　二十六偈　小卞韻

是王家小子迦葉佛吉祥興起大塔寺
有王修惟尼其王有一子名賴吒拔檀
欲護父王意為作剎柱頭心歡喜踊躍
建立承露槃願我作沙門等正覺共會
用是功德故世世所生處於天上人間
其德自然見是為家後生在投樓吒國
生於尊者家獨有一女耳一切所愛敬
如是狗獵王是我親里家國土亦如是
端正甚姝好顏貌如敷渝在人中娛樂
一切欲自恣可意敬世尊來詣投樓吒
我見心歡喜便求作沙門本功德所致
化變難比論慈哀愍傷我口便發是言
諸佛之正教父母不樂者不得為沙門
族姓子自報即時還歸家前白父母言
父母願聽我出家為沙門父母聞我言
愁憂不可勝子雖命時終不欲相遠離
我時不飲食一心無所樂志於清白法
欲求為沙門我時不飲食萎卧於空地
假令不聽我便當死於是六日不飲食
一心無所樂志於清白法欲求為沙門
時親厚知識往謂父母言善哉聽之去

用死人身為假令能樂者為沙門續在
命存可數見死者當奈何時父母知識
共出悲好言設使作沙門來見我當聽
時親厚知識便往謂之言父母已聽汝
明者為沙門父母共結約假使為沙門
數來相見者子聽汝出家彼聞善哉言
自養育勢力往詣世尊所便前白佛言
唯然已聽我便受佛尊教世尊下我髮
今我作沙門施承露槃故受安甚衆多
於天上世間功德自然見佛普見說我
樂閑居第一已得阿羅漢清涼而滅度
是故當歡喜悅心向大哀當供養塔寺
得脫大恐懼賴吒惒大尊閑居五納衣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貨提品第十九　二十七偈
曾在王舍城為富大尊者有五百道士
住我家一年五百諸長者一切皆往詣
彼時諸道人各就一家食辟如我等故
家中所炊食一一諸比丘供養亦如是
聽年長道人彼分與長者無上尊道人
其心念如是飯食五百人豆羹以灌上
我所作供具飯比丘如是如是連二日
布施彼比丘我時輒興意貪嫉惡心意

尚難飯我子婦女及姊妹兄弟諸親屬
是飯食供養何況此比丘當供養三月
供養五百人大減損我家我欲令比丘
作方便令死假使命過者不損用我物
心自念惡已馬通糠飯中持用飯食之
謂然無所苦敢此飯食已得病甚困厄
結刮其腸腑傷絕於五臟樂法得道人
則為已命過諸天及鬼神俱共發聲言
是長者大慈傷害然道人緣一覺之尊
清淨無所漏我聞知所語思念苦惱愁
我等罪無量坐害善道人親屬聞是言
悲共愁憂念皆會諸道人對悔過自首
歸命諸道人悔過自首已請五百道人
供養以飯食重悔過自首歸命衆道人
供養飯食已心自發願言令我與是等
諸尊者合會如是等得度我心脫如是
世世所生處勿令在貧窮莫令我興起
貪嫉惡心意皆辟支佛已犯是惡罪殃
於彼壽終已墮太山地獄苦痛無數千
懊惱不可言來還得人身短命速疾過
所在得勢富衆人所供養腸腑每燋爛
然後乃命過棄捐家居去沙門無所慕
精進修佛教斷除一切欲假令我捨身

向般泥洹時諸腸腑五臟各各崩壞爛
我所作過惡　惡意害比丘　所作餘罪殃
寐後當畢了　我身所起惡及所行善行
悉還受果實　善惡俱前獲　舍衛城里生
荼提大神足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禪承迦葉品第二十　十偈

有諸比丘僧　終竟于七歲　時國穀米貴
飢餓大恐懼　我分得一人　摩竭妙道人
緣一覺之尊　清涼無有漏　彼時我興發
起意之為惡　我當持何用　施飯是比丘
時傳置飯食　令生虫臭惡　往觀諸作使
然後供養之　以是所作罪　壽終墮地獄
合會燒炙之　苦痛不可言　從地獄得出
世世所生處　作若干方便　求飯食難得
是為寂後世　來還生人間　逮見等正覺
無上之導師　以信故出家　除害諸漏盡
已得無可著　清涼而滅度　仁者吾於是
神足常自在　求食設方便　若干不能得
遠行避道路　疲勞不可言　既乃得所饒
飯食諸供具　承伽迦葉尊　大通名所作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柔
朱利般特品第二十一　八偈

昔我先世時　曾為養猪者　在於江水傍

繫擕衆猪口　欲渡至江半　身獨由得渡
猪不得喘息　中流皆溺死　尒時我治生
亡遺無所依　仙人來至彼　從頂有慈哀
便勸教化我　剃除吾鬚髮　解喻誨善律
行無相三昧　於彼壽終後　便得生天上
天壽復竟盡　即還為道人　逮見等正覺
捨家為寂志　所在意曠暝　受經尋轉忘
我諷學一偈　三月乃諳知　習讀誦四句
斷絕諸愛欲　世尊時問之　朱利般特說
從來善惡事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提酬施品第二十二　二十七偈

迦葉佛滅度　我為後弟子　博聞知三世
常秘惜經法　不為比丘說　不肯示與人
儻餘七本知　便當與我等　設有比丘來
至我所問事　吾則欺詐之　不解意結恨
衆道人恚還　憂恚罵詈言　何嫉不說法
仁者豈為往　臨欲壽終時　心即自悔責
未曾講論法　是為大不善　自知壽向盡
餘過有七日　聚會衆僧類　應時為說法
晝夜講諸要　蠲除貪嫉妬　說法未竟畢
於後便命過　如我所分別　聞者極妙快
受教思惟義　展轉相勸化　所說法尠少
聚會人七日　用是得生天　天仗以自娛

天上壽終下　來還受人身　在迦惟羅衛
生釋國王家　端正見者敬　為衆所愛樂
大財無極寶　普以度無極　見諸族姓子
來者皆棄家　我羨為寂志　捐家愛欲財
世尊無等人　慈念愍哀我　屢數率勵我
勸導令出家　吾便敬遵佛　無上之嘉教
唯仁者我身　七年行布施　於是惠與已
終竟于七歲　然後作寂志　受勝智慧誨
七年為長久　入命為甚短　今日便布施
誰能保身命　用尊是往故　即時作寂志
唯仁我七日　出家除鬚髮　信故為沙門
修行佛法身　二十五歲中　寂定心如水
於是弊惡道　起念著寂事　奉行捐損業
亦不用甘露　於彼甚慙愧　業求無極利
毀辱于親屬　悉當見仇憎　作是為不可
亦不所饒恨　已出志守寂　豈復返懷居
興家種姓意　財利之所欲　當能斷斯著
終不捨離戒　寧令我身沒　其壽所憎惡
我當捉大刀　安用此命為　便執利刀劒
除割所因緣　刈截垢濁已　然後心解脫
一心便解度　稍數令人寂　我於慈果實
速值法光明　我壽向終時　講說尊妙法
緣是所可行　定意度無極　釋子大神足

猶根薩波達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阿那律品第二十三 無猶九偈 泉
昔我曾不食彼世時施與遭遇見沙門
大通和位屯以故生釋種号曰阿那律
功德自娛樂俳伎之所娛時見等正覺
即喜慕世尊覩之心踊躍捨家為寂志
宿世行精進方便常堅彊已脫三達智
具足如佛教自識本宿命造行所更歷
於忉利天上積七世在彼七返還人間
人間轉勢尊富貴君子家金珠寶自然
於是七彼七生死凡十四本悉識知之
前世之所行如是所與果曾無慳嫉意
世世所生處常求不生死時尊阿那律
處于衆僧中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弥迦弗品第二十四 鹿子 十四偈
昔我逐勇狗往詣藥肆上緣一覺之尊
身體得不豫給之以醫藥贍養至七日
尊人過七日便飛昇虛空我時見告語
家之僕童客衆祐已來臻如是出家學
我聞僕所說辟支佛飛行其志踊躍喜
一意叉手向緣是喜悅意布施醫藥故
在天上人間功德自然見於今寂後世
復還得人身值見等正覺導師無有止

於釋師子所出家為寂志已得無所著
清涼而滅度於昔吾於是得供甚衆多
衣被及飲食牀卧所安具為其縫衣服
從施醫藥故四方給諸藥所安無所乏
天人往告語莽沙之國王卿當以醫藥
施與弥迦弗仁國當興利衆藥大熾盛
遣者域醫王擎藥與鹿子四面醫藥來
皆悉歸趣我彼時王莽沙施遣大神通
於是來投我具足柔軟堂悉遍比丘僧
千二百五十其鹿子比丘六通大神足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泉
羅雲品第二十五 十偈
我昔曾為王典主摩竭國人民甚衆多
決事以義理尒時有仙人飲他溝中水
即來詣我所前語我如是大王我為賊
乏飲不與水便當謫罰我如拷盜竊者
我時即報言仙人持法藥我恣聽仁者
便去隨其欲大王我孤獨咎結不得除
便當謫罰我今乃消殃罪即勑者後園
忘之至六日過六日已後亦不得飯食
坐是因緣故未曾有惡意墮燒炙黑繩
更歷六萬歲畢是有餘殃於今寂後生
處在母腹中六年乃得生未曾起乱意

身口不犯罪乃值得果實罪福不可離
如是羅雲尊在於比丘僧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難提品第二十六 十四偈
昔惟衛佛世我施煖浴室一洗比丘僧
便自發願言令我與是等尊衆共集會
世世得清涼離欲無垢塵端正常徐好
清淨若妙花於彼壽終後便得生天上
在天上人間顏色好端正世世所生處
所住大勢尊於彼壽終後來還生人間
諸天及人民見我無猒足見辟支佛塔
繕治泥塗頻聖餺令鮮白於上懸幡蓋
我時自發願欲求得相好金體紫磨色
端嚴無有上因是所作福生波羅㮈國
於胎惟尼生作子無恚害見迦葉佛塔
其心為歡喜輒詣其寺中豎立承露槃
用是施塔故及治塗餺塔興建刹柱槃
受福不可量從彼有餘福於是寂後世
生釋氏王家便為佛之弟我身自然有
大人之相好嚴莊成羅羃平等布三十
佛普見說我端正最第一已除盡諸漏
逮得甘露句難提父母子於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颰提品第二十七　十九偈

昔世穀米貴飢餓大恐懼比丘有五百
求食則施與一切諸長者惠施衆道術
分衛得飯食便持來授我雖得麁細食
常分以與身亦不能知我每隨用我語
諸人民來趣行求飯食具我尒時自力
從彼便出去是時各馳走孚遠相求索
盡力從後追不能及逮我即度於流河
便却坐一面周匝四向視得靜無來人
我今日獨食柔軟美且香飽滿意盈足
終慕獲安隱於是有比丘則緣覺世尊
威神大巍巍生死除無餘意慮常念言
窮賤甚苦劇本不修功德是故令我貧
即興清淨心歡踊意念言當施與比丘
是本衆祐者時世尊便受則於彼飯食
用憐愍傷我便飛在虛空我時即發願
莫復令我貧後生勢富家端正如妙華
與如是等尊世世共會遇使我承此法
如仁者所得緣是所作德受安長且久
於天上人間所作德自見亦得為國王
天人無數反未曾墮惡道亦無有罪殃
從彼有餘福於是家後世來生勢富家
釋種大姓生尒時佛世尊來詣所生地

我即為寂志并與親屬俱我本所立願
輙如意具足已得無所著清涼且滅度
捨勢為沙門颰提受佛教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荣

羅睺颰提品第二十八　十四偈

拘樓秦佛音昔有起塔者我時在彼住
其寺甚高大興造此塔寺我口呵譴之
是塔甚太大何日當成就可稍作功德
如是自立辯既不多勞煩塔寺亦速訖
用口說妻言坐犯語罪報命盡壽終後
便墮地獄中從地獄得出短小身玄醜
世世所生處為衆所輕邈迦葉佛世時
為烏烏赤觜波羅捺中道翺翔藂樹間
瞻見世光曜比丘所圍繞即順佛為礼
口出悲音聲佛世尊所遊波羅捺國時
每隨行出入常繞向悲鳴緣是所作德
來還得人身逮見等正覺無上之導師
得出為寂志於釋師子所已為無所著
清涼而滅度羅漢得自在六通大神足
名曰為持法正真有辯才一切衆聚會
聽聞我音聲諸天及人民一切皆歡喜
我作罪少耳作福亦不多皆獲其果實
所為二罪福羅睺颰提尊在於比丘僧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荣

摩頭恕律致品第二十九　二十一偈

昔於惟耶離身為大弥猴趣往取佛鉢
比丘見被呵得無壞佛鉢世尊告比丘
比丘勿得呵是終不壞鉢我時取佛鉢
徐徐持上樹威以滿鉢蜜便則從樹下
手擎滿鉢蜜以奉上世尊蜜中有蚤穢
正覺不肯受佛見其鉢中死蜂與蜜雜
尋好擇出之復擎重上佛時佛世光焰
復更不聽受我以水淨洗仍前稽首上
以水灑其上更威異鉢中供養佛尊已
心踊躍歡喜世尊無等人彼時度死蜂
受此一鉢蜜服食及弟子我時甚踊悅
乂手而向佛專住法王前其心常精進
在彼發願言令我得人身来值世尊世
使得家上義緣是所作德因用得人身
逮得等正覺無上之導師得出為沙門
給侍釋師子已為無所著清涼而滅度
得自在羅漢六通大神足名曰為出蜜
諸比丘亦知知前所作福於今得恭敬
與數百比丘共遊行周旋設在窮之路
比丘僧飢渴心適自發願我欲得蜜漿
知我心所念衆人即遠来賫持蜜美食

以用奉上我 我尋便受之 自然極美多
以施比丘僧 可意甚飽滿 我應時生已
猕猴所作行 度脫每徑路 便得甘露句
如我本所願 輒得如其意 供養佛世尊
所求則具足 唯仁每悲念 我所作功德
悉獲其果實 可意安隱吉 如是出窣尊
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 自說本所作
世尊品第三十 五十偈

一切勝普明 一切世間寂 得除盡諸垢
降一切衆會 諸通慧普見 大人一切暢
度諸惡恐懼 法船濟彼岸 曉了衆所化
欣然愍世間 矜傷脫衆生 以義一切救
除去一切人 悲解諸繫縛 一切人中寂
說法為衆眼 大人無極慧 大雄極名聞
大光無極法 以度於寂法 大力化無黠
開化大明慧 勸勸大衆人 大醫多所薨
世尊壞衆恐 無上除諸憂 佛仁為度脫
大牢獄閉繫 大龍大師子 無著大比丘
大智慧世尊 救濟衆塵勞 精進有大力
方便大堅彊 降伏衆天民 大道寂靜安
佛大天中天 一切諸鬼神 悲礼智慧足
佛出哀世間 恒在大生死 壞史羅羅網
神通無極哀 度脫大牢獄 大龍大天人

於衆會寂先 廣施無極施 已逮弘寂跡
尊長士仙人 已度諸尊法 成就大弟子
導師德極尊 衆祐中寂上 無上除愁憂
諸所度脫勝 一切相好尊 斷絕諸色欲
拔濟諸恩愛 時遊在龍王 阿耨達大池
一切所作辦 踊在虛空中 弟子衆圍繞
寂然有五百 愍傷有極哀 慈護一切人
觀察比丘衆 便自說是言 明聽我所語
前世之所造 身始有所作 今所獲餘殃
吾昔宿命時 作人名文羅 誹謗無瑕穢
善妙辟支佛 衆人大來會 縛束善妙士
著杻械閉繫 須出如死囚 吾時見沙門
得縛束苦惱 其心發慈哀 身則為救解
用是罪殃故 墮地獄甚久 後來生人間
常為人所謗 用是有餘殃 於此寂後世
須陀利異道 共議謗我 曾為婆羅門
博聞持道術 有五百學志 講術藜樹間
時有大神力 五通比丘來 我見道人至
誹謗揚其惡 仙人深愛欲 自高處樹間
諸摩納聞之 便共效我宣 時一切學志
家家行乞匄 大衆中誹謗 仙人有垢欲
緣是所犯罪 須陀利女人 佛五百弟子
悉共彼誹謗 佛為一切明 有虛妄之謗

知世吒弟子 是為沙門耶 犯是罪殃已
便墮惡道中 生在太山獄 勤苦甚酷毒
以此有餘殃 旃遮摩尼女 在大衆會中
虛妄掩煞佛 曾為三兄弟 而共諍錢財
推撲墜深谷 石抬以煞之 以是所犯罪
墮大山地獄 燒炙在黑繩 毒痛甚酷苦
以此有餘殃 調達石所抬 於是石墮落
中傷佛足指 乘船入江海 俱欲度深水
時共載船上 拔刀煞賈人 用犯此罪故
身墮地獄中 以是餘殃故 鐵刺見佛前
曾在捕魚肆 生為魚者子 有捕煞魚者
我尒時生心 從是所犯罪 墮太山地獄
燒炙在黑繩 勤苦甚毒痛 隨擾勒國王
傷煞釋子時 以是有餘殃 於今得頭痛
惟衛世尊時 罵詈其弟子 不應食粳米
當令歌生麦 用是所犯罪 坐口出惡言
墮於黑繩獄 受苦不可計 以此有餘殃
惡結婆羅門 請我煞一時 三月中歌麦
曾為治病醫 時寡尊者子 合藥分別錯
令疾轉增劇 用犯此罪故 墮地獄甚苦
以此有餘殃 是故得下利 吾昔前世時
曾為手搏師 與力士相撲 宮煞有佛子
用犯此罪故 受苦難計量 以此餘殃故

脅肋之為痛　謂難提和羅　輕毀迦葉佛
用見此沙門　言不得佛道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偈經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五六頁中一行經名，資、磧、普、南、清作「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徑作「五百弟子自說本起偈經」；麗作「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一　二五六頁中二行譯者，資、磧、普、南作「晉太康年三藏竺法護譯」；徑、清作「晉三藏竺法護譯」。

一　二五六頁中三行「晉名無焚」，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夾註。

一　二五六頁中一一行「而達」，資、磧、普、南、徑、清作「而造」。

一　二五六頁中一六行「踊出」，諸本作「涌出」。

一　二五六頁中一八行第三字「疾」，資、磧、普、南、徑、清作「度」。

一　二五六頁下一〇行「生子」，諸本作「生于」。

一　二五六頁下一二行「寶英」，諸本作「寶瓔」。

一　二五六頁下一七行「說法」，資、磧、普、南、徑、清作「說經」。

一　二五七頁上七行「被覩」，資、磧、普作「帔覩」；南、徑、清作「帔觀」。

一　二五七頁上八行「念我」，資、普作「今我」。

一　二五七頁上一〇行第一一字、次頁上二〇行首字及二六二頁中九行首字「今」，諸本作「令」。

一　二五七頁上一四行「逮得」，麗作「還得」。下同。

一　二五七頁上二〇行「十八偈」，諸本作「十五偈」。

一　二五七頁中三行「大力」，磧、徑、清作「天力」。

一　二五七頁中四行「於時」，資、磧、普、南、徑、清作「於是」。

一　二五七頁中五行首字「以」，資、磧、普、南、徑、清作「復」。同行第六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以」。

一　二五七頁中七行「所作」，資作「所化」。

一　二五七頁中一一行「正命取」，資、磧、普、南、徑、清作「正命耳」；麗作「王命耳」。

一　二五七頁中一三行「道覺」，諸本作「道學」。

一　二五七頁下四行第一一字「今」，資、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二五七頁下一六行「少平」，諸本作「少乎」。

一　二五七頁下二二行「共住」，資、磧、普、南、徑、清作「共往」。同行「發家」，磧、普、南、徑、清作「發來」。

一　二五八頁上三行第一一字「彼」，諸本作「後」。

一　二五八頁上四行「无上」，資、磧、普、南、徑、清作「天上」。

一　二五八頁上七行第一一字「未」，徑、清作「天」。

一　二五八頁上九行「寶報」，諸本作「實報」。

一　二五八頁上一八行第一三字「持」，徑、清作「特」。

一　二五八頁上一九行第二字及二六四頁上一二行第九字「與」，資、磧、普、南、徑、清作「興」。

一　二五八頁上二〇行第六字「建」，諸本作「逮」。

一　二五八頁中一行第三字「垂」，資作「乘」。

一　二五八頁中三行「種安」，麗作「穩安」。

一　二五八頁中四行「踏地」，諸本作「蹈地」。

一　二五八頁中一一行「幢繖」，資、普、南、徑、清作「幢散」；磧作「幢敬」。

一　二五八頁中一二行「偌養」，諸本作「供養」。

一　二五八頁中一四行「已得」，資作「已德」。

一　二五八頁中末行「妹弟」，資、磧、普、南、徑、清作「姊妹」。

一　二五八頁上三行「飲食」，資、磧、普、南、徑、清作「飯食」。

一　二五八頁下三行「太山」，麗作「大山」。

一　二五八頁下五行「餓渴」，資、磧、普、南、徑、清作「饑渴」。同行「饑死」，資作「餓死」。

一　二五八頁下六行第二字及次頁中八行首字「還」，資、磧、普、南、徑、清作「逮」。

一　二五八頁下一一行「所作」，資作「所仁」。

一　二五八頁下一八行第八字「邊」，諸本作「徧」。

一　二五九頁上六行「窮困」，磧作「窮因」。

一　二五九頁上八行首字「這」，諸本作「適」。下同。

一　二五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明」，諸本作「則」。

一　二五九頁上一六行第九字及二六三頁上五行首字「茶」，資、磧、普、南、徑、清作「蔡」。

一　二五九頁上二二行及二六二頁中二〇行「道人」，麗作「道士」。

一　二五九頁上末行第一一字「與」，諸本作「興」。

一　二五九頁中一行「念此」，諸本作「今此」。同行「同大」，資、磧、普、南、徑、清作「錮太」；麗作「同太」。

一　二五九頁中四行「脯煑」，資、磧、普、南、徑、清作「煑煑」。

一　二五九頁中六行「抱病」，資、磧、普、南、徑、清作「抱痛」。

一　二五九頁中一九行「死腹潰壞」，資作「屍腹臏壞」；磧、普、南、徑、清作「屍腹殯壞」。

一　二五九頁下二行「露處」，諸本作「惡露」。

一　二五九頁下六行第一二字「勢」，資、磧、南、徑、清作「豪」。下同。

一　二五九頁下九行「枕鼓」，資作「抗鼓」；磧、麗作「杭鼓」。

一　二五九頁下一六行「大叫」，資、磧、普、南、徑、清作「大呼」。

一　二五九頁下一九行首字「轉」，資、磧、普、南、徑、清作「輒」。

一　二六〇頁上九行「財數」，資、磧、普、南、徑、清作「財穀」。

一　二六〇頁上一七行第一三字「赴」資、磧、普、南、徑、清作「趣」。

一　二六〇頁上一九行第九字「大」，資、磧、普、南、徑、清作「太」。同行「啓曰」，徑、清作「啓白」。

一　二六〇頁中四行「出家」，麗作「生家」。

一　二六〇頁中九行「夏姓」，資、磧、普、南、徑、清作「賣姓」，麗作「賈姓」。

一　二六〇頁中一〇行「雲摩國」，徑、清作「頭摩國」。

一　二六〇頁中一七行首字及二六二頁中九行首字「今」，徑、清作「令」。

一　二六〇頁中一七行「有一」，磧、普、南、徑、清作「有上」。

一　二六〇頁中二二行「藥者」，資、磧、普、南、徑、清作「樂者」。

一　二六〇頁下一五行「導師」，麗作「道師」。

一　二六〇頁下二〇行「九偈」，麗作「八偈」。

一　二六〇頁下二二行「賈人」，資、磧、普、南、徑、清作「賈客」。同行第一一字「更」，資、磧、普、南、徑、清作「便」。二六一頁中一行第二字，資同。

一　二六一頁中一一行第八字「日」，資、磧、普、南、徑、清作「甘」。

一　二六一頁中一四行首字「作」，資、磧、普、南、徑、清作「在」。

一　二六一頁下四行「之王宮」，諸本作「王之宮」。

一　二六一頁下一五行「講本」，資、磧、普、南、徑、清作「講說」。

一　二六一頁下二二行「廣行」，資、磧、普、南、徑、清作「度行」。

一　二六二頁上二行「二十六」，資、磧、普、南、徑、清作「二十五」。

一　二六二頁上一〇行第三字「狗」，資、磧、普、南、徑、清作「拘」。

一　二六二頁上一一行第一〇字「渝」，諸本作「踰」。

一　二六二頁上一二行「自恣」，磧作「自心」。

一　二六二頁上一四行「比論」，麗作「比倫」。

一　二六二頁上二〇行「萎卧」，資作「安卧」；磧、普、南、徑、清作「委卧」。

一　二六二頁中七行第三字「育」，諸本作「有」。

一　二六二頁下一行第三字「飴」，諸本作「飼」。

一　二六二頁下九行「大慈」，諸本作「大惡」。

一　二六二頁下一〇行「清淨」，諸本作「清涼」。

一　二六二頁下二二行「居去」，資、磧、普、南、徑、清作「居士」。

一　二六三頁上三行「所行」，資、磧、普、南、徑、清作「所作」。

一　二六三頁上四行「前獲」，資、磧、普、南、徑、清作「前後」。

一　二六三頁上一四行及一八行「若千」，諸本作「若干」。

一　二六三頁上一七行「可著」，諸本作「所著」。

一　二六三頁上一九行末字「僥」，磧作「澆」。

一　二六三頁上二二行及同頁中九行「朱利般特」，資、磧、普、南、徑、清作「朱利槃特」。同行「八偈」，南作「八」。

一　二六三頁中五行「無相」，資、磧、普、南、徑、清作「無想」。

一　二六三頁中一〇行「自說本所作」，麗無。

一　二六三頁中一四行「乞本」，資、磧、普、南、徑、清作「人悉」。

一　二六三頁中一七行第五字「往」，磧、普、南、徑、清作「佳」。

一　二六三頁中二〇行「竟畢」，資、磧、普、南、徑、清作「畢竟」。

一　二六三頁中二一行「於後」，諸本作「於彼」。

一　二六三頁下六行「嘉教」，資、麗作「喜教」。

一　二六三頁下九行「入命」，諸本作「人命」。

一　二六三頁下一三行第九字「寂」，諸本作「家」。下二一行第一〇字，資、磧、普、南、徑、清同。

一　二六三頁下一四行第一一字「業」，諸本作「發」。

一　二六四頁上四行第四字「位」，諸本作「莅」。

一　二六四頁上一〇行「人聞」，諸本作「人間」。同行「轉勢」，資、磧、普、南、徑、清作「輒豪」。

一　二六四頁上一七行「瞻養」，徑、清作「贍養」。

一　二六四頁上一九行「家之」，資、

磧、普、南、徑、清作「家人」。

一　二六四頁上末行末字「止」，諸本作「上」。

一　二六四頁中二行「於昔」，資、磧、普、南、徑、清作「今者」。

一　二六四頁中八行「王薩沙」，資、磧、普、南、徑、清作「瓶沙王」。

一　二六四頁中九行「投我」，諸本作「授我」。

一　二六四頁中一六行首字「乏」，資、磧、普、南、徑、清作「之」。同行「如拷」，資作「如扶」。

一　二六四頁中一九行「今乃」，資、磧、普、南、徑、清作「爾乃」。

一　二六四頁中二〇行「飯食」，諸本作「飲食」。

一　二六四頁下四行「十四」，資、磧、普、南、徑、清作「十五」。

一　二六四頁下一二行第六字「聖」，資作「塑」；磧、普、南、徑、清作「堊」。

一　二六四頁下一四行第五字「上」，諸本作「比」。

一　二六四頁下一六行第三字「爲」，徑、清作「惟」。

一　二六四頁下一七行第八字「堊」，麗作「聖」。

一　二六四頁下一八行「受福」，資、磧、普、南、徑、清作「是福」。

一　二六四頁下二〇行「大人」，資作「天人」。同行「嚴莊」，諸本作「莊嚴」。同行「三十」，資、磧、普、南、徑、清作「三千」。

一　二六四頁下二二行第一〇字「子」、磧、普、南、徑、清作「了」。

一　二六五頁上六行「自力」，資、磧、普、南、徑、清作「自仂」。

一　二六五頁上七行「孚遠」，資、磧、普、南、徑、清作「赴遠」。

一　二六五頁上一一行第二字「慕」，資、磧、普、南、徑、清作「暮」。

一　二六五頁中二行首字「輙」，資、磧、普、南、徑、清作「轉」，次頁上四行第六字同。

一　二六五頁中六行「佛音」，磧、普、南、徑、清作「佛世」；麗作「佛時」。

一　二六五頁中八行第八字「當」，資、磧、普、南、徑、清作「得」。

一　二六五頁中一一行「短小身玄醜」，磧、普、南作「短小身卑醜」；徑、清作「短少身卑醜」。

一　二六五頁中一二行「輕邈」，磧、普、南、徑、清作「輕賤」。同行「世時」，資、磧、普、南、徑、清作「世尊」。

一　二六五頁下二行「二十一」，資、磧、普、南、徑、清作「二十二」。

一　二六五頁下一六行「使得」，磧、南、徑、清作「便得」。

一　二六五頁下一七行第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值」。

一　二六六頁上三行第八字「每」，諸本作「無」。

一　二六六頁上一六行「勸勸」，資、磧、普、南、麗作「歡勸」。

一　二六六頁上一七行「衆恐」，資、

磧、普、南、徑、清作「衆怨」。

一　二六六頁中三行第五字「尊」，資、磧、普、南、徑、清作「等」。

一　二六六頁中一二行第五字「繫」，資、磧、普、南、徑、清作「獄」。同行第一三字「見」，磧、普、南、徑、清作「具」。

一　二六六頁中一六行「謟謗」，諸本作「誣謗」。

一　二六六頁中一八行「神力」，資、磧、普、南、徑、清作「神足」。

一　二六六頁下五行第七字及七行第一〇字「抬」，資、磧、普、南、徑、清作「堆」。

一　二六六頁下六行「大山」，諸本作「太山」。

一　二六六頁下六行「毒痛」，資、磧、普、南、徑、清作「毒病」。

一　二六六頁下一三行「摟勒」，資、磧、徑作「摟勤」。

一　二六六頁下一八行「三月中」，徑、清作「三月終」。

一　二六六頁下一九行第七字「寡」，諸本作「療」。同行「分別」，諸本作「分倒」。

一　二六六頁下二一行「下利」，資、磧、普、南、徑、清作「下痢」。

一　二六七頁上一行「之爲」，麗作「爲之」。

一　二六七頁上末行首字「佛」，資、磧、普、南、徑、清無。